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余凤高 / 著

世界·文·豪·情·爱·书·廊

传世沧桑

- ◎ 必须爱着，才能写出欧也妮那样的爱
——巴尔扎克
- ◎ 我要写一本书，奉献给我的老师
——夏洛特·勃朗特
- ◎ 以从未有过的描述来谈她
——但丁
- ◎ 难忘初恋
——福楼拜

- ◎ 给爱的欲望以出路
——卢梭
- ◎ 一次创作的『活体解剖』
——斯特林堡
- ◎ 逃避婚姻与理想的冲突
——托尔斯泰
- ◎ 爱恨混杂的……
——托斯妥也夫



余凤高 / 著

传世沧桑

— 世 ◇ 界 ◇ 文 ◇ 豪 ◇ 情 ◇ 爱 ◇ 书 ◇ 廊 —



安徽文艺出版社

传世沧桑——世界文豪情爱书廊

余凤高 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00,000

印数:5000

版次: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00-4/I·1583

定价:12.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次

巴尔扎克写《欧也妮·葛朗台》	1
“必须爱着,才能写出欧也妮那样的爱”	
波伏瓦写《名士风流》	10
——解脱爱情中断后的痛苦	
夏洛蒂·勃朗特写《维莱特》	19
——“我要写一本书,奉献给我的老师”	
但丁写《神曲》	28
——“以从未有过的描述来谈她”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	37
——难忘初恋	
济慈写《拉弥亚》	46
——一个爱情“忧郁病”者的寓言	
安德烈·纪德写《窄门》	55
——浸入心灵的心理历程	
杰克·伦敦写《马丁·伊登》	63
——“攻击个人主义”	
卡夫卡写“菲莉斯人像”	72
——为了离异的题献	
卢梭写《新爱洛漪丝》	80

——“给爱的欲望以出路”	
马雅可夫斯基写“情诗”	88
——Люблю——我爱	
马格丽特·米切尔写《乱世佳人》	96
——隐蔽地写,避免直露	
莫里哀写《愤世嫉俗》	105
——发泄心中的愤怒和嫉妒	
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	114
——赞美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爱伦坡写《艾雷奥瑙拉》	123
——揭示至美的爱情	
普希金写《叶甫盖尼·奥涅金》	132
——“让缪斯来复活这些闺秀”	
契诃夫写《海鸥》	141
——美化已趋放荡的女友	
斯特林堡写《父亲》	150
——一次创作的“活体解剖”	
斯汤达写《红与黑》	159
——自己未能做到的,让书中人来做	
雪莱写《致大法官》	168
——爱与恨的交织	
屠格涅夫写《村居一月》	177
——再一次表达自己的痴情	
托尔斯泰写《克莱采奏鸣曲》	186
——逃避婚姻与理想的冲突	
陀斯妥也夫斯基写《赌徒》	194
——爱恨混杂的情感发泄	
小仲马写《茶花女》	202
——以表现悖逆来美化人物	

易卜生写《玩偶之家》	211
——“给社会道德宣判死刑”	
詹姆斯写《一个女士的画像》	220
——怀念早逝的表妹	
贡斯当写《阿道尔夫》	229
——“费尽心血写”	
 鸣谢	 237
 后记	 249

巴尔扎克写《欧也妮·葛朗台》

“必须爱着，才能写出欧也妮那样的爱”

不问社会后果地追求炽热的情感，特别是男女间的爱情，无疑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一大重要特征。拜伦勋爵不但跟意大利的特丽莎·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私通，还与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关系暧昧；在威尼斯旅行期间，与他发生风流韵事的十多个女子中，有伯爵夫人，有朋友的妻子，还有高等、中等、低等妓女。法国钢琴家弗朗兹·李斯特、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同样感情风流。著名的乔治·桑，她的情



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摄影家
纳达尔拍的巴尔扎克照片

人名单也照样可以列出一长串来。而这些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原本还都是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更使人相信他们的感情要求是多么的强烈。问题是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几十年里,巴黎和欧洲的受众期望于作家、艺术家的,不但要求他们创作出激动人心的作品,还要求他们尽可能亲身经历和体验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和情感。渴慕爱情自然是人的本性要求;同时,作家、艺术家们为了博取受众的欢心,便必须成为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的主人翁。在这方面,奥诺瑞·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是绝对不肯落在他的同行们的后面的。

从年轻时起,巴尔扎克就渴慕荣誉和爱情。很快,他就如愿以偿,可惜只是一半:在他二十三岁那年获得了爱情。这年,德·帕尔尼夫人尽管已有四十五岁,但是美貌仍旧不减当年,而且这位温柔而又富有同情心的女子对巴尔扎克在经济、社交和文学上都有莫大的帮助。以后,巴尔扎克又爱上另外几个女性。不过在荣誉上,直到1828年他仍是一个文学上失败、经商时又赔本的穷困落魄之人。只是从这年夏季重返文学事业开始,三年里,《舒昂党人》《婚姻生理学》特别是《驴皮记》这三部小说,使他很快地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但此时的巴尔扎克又觉得,如果没有爱情,光有这些名声,又有什么用呢,生活仍然是空虚而乏味的。特别是这两年里,德·帕尔尼夫人已向他表示,应该终止这种持续了十年的密切关系;另一位先是他的文坛密友、随后又成为他的情妇的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已经使他感到厌倦;向他的文学朋友德·特鲁密利男爵的二女儿埃莱奥诺·德·特鲁密利小姐求婚,又遭到拒绝;与德·卡斯特利夫人的关系虽然已经上升到了炽热的友情,而要再进一步,不管他多么热情,对她也不具有诱惑力……巴尔扎克只希望能有一个奇迹出现。

像是一次天助,奇迹真的终于出现了。

埃芙丽娜(夏娃)·泽乌斯卡(Evelina Eve Rzewuska, 1800—)

是波兰望族亚当·泽乌斯基的女儿,生于1800年,长兄亨利·泽乌斯基是一位作家。她体格健美,模样迷人,会法语、英语和德语,又爱好文学,特别是具有一种西欧人的优雅情趣,把教养有素的社交活动看成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在嫁给了小俄罗斯即乌克兰的富有贵族温塞斯拉夫·韩斯卡(Wenceslaw Hanska)之后,尽管宅第内一切奢侈品应有尽有,可是年迈的丈夫要比她大二十五岁,又是一个脾气古怪的病人;而且在这僻远的乡间,她根本找不到一个在知识上和精神上能给她以激励和满足的人……这样,十一二年里,她就一直不得不生活在孤寂之中,只有每星期一次的远方邮件与从巴黎订购的文学杂志和新出版的书籍,才是可能带给她的唯一的乐趣。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当她在1831年冬读到一位最新在法国成名的新作家奥诺瑞·德·巴尔扎克的《私人生活场景》时,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和透彻揭示,她认为是自己以前所从来没有读到过的,使她深切受到感动。于是,她在与她的两个外甥女和她女儿的家庭女教师交谈之后,几个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给这位法国作家写了一封神秘的信。信中说:阅读您的作品时,我的心战栗了。您把女人提到她应有的崇高地位,爱情是她天赋的美德,神圣的体验。我崇拜您那值得赞叹的敏感心灵……还签上 L' Etrangere(“一个外国女子”)之名,并盖上拉丁文格言 Diisignotis(“天神莫测”)的印章,通过出版商寄给这个叫巴尔扎克的作家。

巴尔扎克于1832年2月28日收到韩斯卡夫人的这一封信。当时虽然因为忙于别的事情而没有立即拆开来看,但是随后读过之后,这封浪漫而又多情的信,时刻像一个哑谜似的激发这位作家的好奇。他想象,这个“外国女子”定是一位年轻貌美、出身高贵的公主,因而心里一次次感到欣喜若狂。于是,他在十二月九日的《每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致巴尔扎克先生的信已收悉,今天才有机会通过本报致意,遗憾的是不知如何作复。”在写信人透

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巴尔扎克设计出了一种冠冕堂皇而又十分独特的方式向这位不知名的女子表示谢意，当然同时多少也带有一点儿挑逗的心理。当时，他的《私人生活场景》第四卷正在付排，他决定将它题献给这位韩斯卡夫人。于是他就给出版商写了一张便条，请他将 *L'Etrangere* 的字样连同 *Diisignotis* 的格言，复制出来印在书的扉页上，再在下面印上“1832年2月28日”这日期，通过“这种内心情感的无声表白”，以“表示对您的感激”。但是后来被仍在帮他校对原稿的德·帕尔尼夫人出于妒忌给删去了。

一直在朝夕仰慕中与这“外国女子”德·韩斯卡夫人通信的巴尔扎克，直到1833年9月，才得以背着德·帕尔尼夫人，在离法国边境最近的瑞士避暑胜地、景色幽美的纳沙特尔与他的“北极星”第一次见面。可惜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因为她的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不过同年十二月，他们在日内瓦再次相见，共同度过六个星期，巴尔扎克除了得到一枚套着一个里面盛有一络他羡慕已久的黑发的小囊的贵重戒指，还获得了她的许诺：两人每天互相报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经常秘密约会，直到她成为多病的德·韩斯卡先生的遗孀和巨额家产的继承人之后，他们再举行婚礼。此后，他们几乎每年会面，有时在瑞士，有时在奥地利。但是1841年11月德·韩斯卡先生逝世之后，德·韩斯卡夫人仍没有表示与巴尔扎克结婚的意思，等到七年之后，巴尔扎克的健康已经非常差了，并且德·韩斯卡夫人本人也已怀有身孕，两人才于1850年3月14日在小俄罗斯别尔李切夫城的圣·巴巴拉教堂完婚。五个月后，巴尔扎克即在孤独中病逝。

巴尔扎克与德·韩斯卡夫人的爱情，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认为，夫人的性格多疑，妒忌心重，感情波动很大，尤其是在丈夫弥留之际，都没有在他身边，很难说具有真正的爱情。但是对巴尔扎克来说，尽管不能否认部分是出于虚荣心，觉得自己能拥有这么一个出身贵族的女子的爱，是一种荣耀，但他给德·韩斯卡

夫人的四百六十封满怀激情的信,而且不少都是长信,说明他对妻子的爱是无可怀疑的。他甚至把她当成是理想的女性的原型写进了他的小说中。

堪称法国最伟大作家的巴尔扎克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人间喜剧》三大部分之一“风俗研究”中六个门类中的“外省生活场景”,像其它作品一样,生动感人地描述了人情风俗,再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在《高老头》中,人们看到做女儿的耗尽了父亲的财产,最终将父亲像一只被挤干了的柠檬似的离弃;而在《欧也妮·葛朗台》中,人们又看到了做父亲的在逼死妻子之后,又千方百计地把给女儿的遗产夺了过去,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深刻揭露出在金钱原则统治下资产阶级的家庭悲剧。

将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特别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作为原型写进他的作品,是巴尔扎克创作方法的特点之一。在脍炙人口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巴尔扎克就怀着极其深切的情感,写进了自己对于韩斯卡夫人的无尽的爱。

在巴尔扎克写于1833年8月——10月间的《欧也妮·葛朗台》的开头,有一段“献给马利亚”的题献。这位她的肖像“最能为本书增添光彩”、她的名字有如“赐福的黄杨枝”那样“永葆常青”的马利亚到底是谁,曾经有过不少猜测。传记作者和研究人员的看法大多都集中在巴尔扎克写作此书时认识或有过接触的几个女子:如很有些葛朗台特点的有钱人让·尼韦卢的漂亮女儿;那两年作巴尔扎克的情妇还生下过一个女儿的玛丽·德·弗勒内依;德·韩斯卡夫人,以及她的表妹玛丽·波托斯卡伯爵夫人,等等。

当然,创造一个像欧也妮·葛朗台这样世界文学中近乎典型的著名女性形象,作者完全可能吸取现实生活中不止一个原型人物形象的多方面特点,但是近期的研究相信,她最主要的原型则是

德·韩斯卡夫人。

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女主人翁欧也妮说：“……高大壮健的欧也妮并没有一般人喜欢的那种漂亮，但她的美是一望而知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倾倒的。”这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自己对德·韩斯卡夫人的直感。确实，德·韩斯卡夫人身材并不苗条，而显得有些粗壮，双臂也比较丰腴；她额角很高，是巴尔扎克相信充满智慧的前额；眼睛又像深度近



韩斯卡夫人画像

巴尔扎克的情妇和妻子

视，仿佛罩了一层翳。正如一位传记作家说的，“只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但是，在通过半年多的信之后，出现在朝思暮想中的艺术家面前时，爱的情感使巴尔扎克感到她有一种“勾人魂魄”的美。巴尔扎克怀着无限的深情把她的外貌移植到欧也妮的身上。巴尔扎克并不回避描写欧也妮“身材结实”、“脖子滚圆”，并不将她壮健的形体改成传统浪漫主义女主人翁的病态外形。但作家是把这种外形当作他心目中的美来描绘的，说这种结实壮健使他觉得“高雅”，“有点儿灵秀之气”；说她的大脑袋和“带点儿男相”的前额也“很清秀”，特别是“额角下面，藏着整个的爱情世界，眼睛的模样，眼皮的动作，有股说不出的神明的气息”，使人“感觉到它那股精神的魅力”……

不错，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欧也妮与她堂弟的爱不像他自己与德·韩斯卡夫人的关系。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小说的布局和基本情节在作家与德·韩斯卡夫人进入热恋之前就已经考虑好，以

致他没有再按照自己与韩斯卡夫人的爱情进程来重新构思这部小说。但他们的这一新关系在几年之后的《阿尔贝·萨瓦吕斯》中仍旧得到表现。作家在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一封信中曾写到创作这部小说时的情感：“……现在是早晨六点，我打断了自己的工作来想你，我把《阿尔贝·萨瓦吕斯》的场景安置在瑞士，这使我想到了你——瑞士的情人。”在这部小说里，巴尔扎克将自己1833年12月去瑞士日内瓦德·韩斯卡夫人居住的别墅去拜访她的情节写进了阿尔贝·萨瓦吕斯给阿尔盖奥洛夫人的信中，而且这信与巴尔扎克写给德·韩斯卡夫人的某些信，内容十分相似。

最能说明德·韩斯卡夫人作为欧也妮的原型的是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安排的一个情节。

长期以来，巴尔扎克的经济状况都非常拮据，而不得不接受德·帕尔尼夫人等人的资助。1833年9月他与德·韩斯卡夫人第一次见面后，德·韩斯卡夫人不习惯他不断陷入经济困窘的境地，希望帮助他摆脱困境。但是这次，巴尔扎克拒绝了。他给德·韩斯卡夫人写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到此事：

亲爱的天使，我一千遍地感谢您的及时雨，感谢您的慷慨；……当读到您的令人愉快的信时，我真希望把我的手伸进海里，捞出海里全部珍珠，把它们编缀在您那乌黑的秀发上
……

巴尔扎克所说的“珍珠”是指他要用字字珠玑的作品，作为一份感激德·韩斯卡夫人的礼物，像一件佩戴在她秀发上的饰物献给她。于是他就在此时，在《欧也妮·葛朗台》“情人起的誓”一节中写下这样“一个崇高的场景”。

“情人起的誓”一节写到：暗暗爱上了堂弟夏尔的欧也妮，出于热情和好奇，在夏尔熟睡之时偷看了他写的信。从信中，欧也妮得

知,夏尔因为父亲破产自杀,不但财产分文皆无,还成了孤儿。但是他决心从深渊中爬起来,上印度或美洲去找发财的机会,只可惜苦于没有旅费……欧也妮感到自己有能力帮助自己所爱的人而深感愉快。于是她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总计价值五千八百至六千法郎的古老的葡萄牙金洋、西班牙金洋、热那亚币、荷兰杜加、印度卢比和法国拿破仑币,全数送给了他,“是为了把黄金丢入爱情的大海”。为了回报堂姐的馈赠,夏尔交托她一件“和性命一样宝贵”的宝物——藏在手工精巧的镶金匣子里的两张镶珠子的他父母亲的微型肖像……

看得出来,巴尔扎克是怀着对德·韩斯卡夫人的一片真诚来写这个“崇高的场景”的。在上面引到的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巴尔扎克解释说:“……欧也妮将她的财产送给了她的堂弟,她堂弟作出了回答;在这种事上我要对您说的要比这优雅得多。……请别以为在您所知道的我拒绝接受您天使般馈赠的金子的原因中有丝毫的骄傲和虚伪之情……”这是真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德·韩斯卡夫人如何对待他,——有人甚至说到,对于他,“实际上,她几乎是个毫无心肝的人”,巴尔扎克始终都是那么热烈地爱着她。除了《欧也妮·葛朗台》之外,在《乡村医生》中,他给主人翁、感情上受过重伤的贝纳西医生所深爱的那位姑娘取的名字就是德·韩斯卡夫人的爱称“夏娃”;他还把《塞拉菲塔》题献给她,用的也是德·韩斯卡夫人的真名和闺名;另外,在创造小说《幽谷百合》中的德·莫尔索夫人和《假情妇》中的克莱芒蒂娜·拉金斯基伯爵夫人时,读者也可以看到,这两位主人翁的形象中有着德·韩斯卡夫人的身影。

少女欧也妮·葛朗台心灵高尚,性情温顺、贞洁贤淑,她是那么倾其一切地爱着夏尔,最后却被夏尔所抛弃,后又又在三十三岁时成了寡妇。她的命运是十分感人的,这是世界文学中异常令人喜爱和同情的美丽女性形象。巴尔扎克在1834年8月11日给德

·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说道：“我的夏娃，我亲爱的美人，一个人必须爱着，才能写出欧也妮·葛朗台那样的爱，那是一种纯洁的、无限的、骄傲的爱！”确是如此，巴尔扎克正是由于对德·韩斯卡夫人怀有这种“纯洁的、无限的、骄傲的爱”，他才写出欧也妮这样的爱。他完全有理由如他自己所期望的“为此而得到赞赏”。

波伏瓦写《名士风流》

——解脱爱情中断后的痛苦

当《第二性》一、二卷先后于1949年6月和1949年11月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之后，便极受欢迎，陆续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同时又遭到严厉的抨击，什么难听的批评都有。但最后，此书终于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



西蒙娜·波伏瓦

女的“圣经”。

说《第二性》“充满智慧”倒真言不为过，因为它确实道出了不少未曾为人说及的真理。此书一开头就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唯独因为有旁人插入干涉，一个人才会被注定为‘第二性’，或‘另一性’。”书中还明确宣称，女人是和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并强烈谴责以往的婚姻制度“把理应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交流变成权利和义务”；果断地提出：不应要求一对夫妇“终生都能互相给予对方以肉体的快乐”……这样的一类主张，对人类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另一半，不用说是很乐意接受的。正是这些新颖的见解，使《第二性》的作者，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誉满全球，成为西方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而她本人对这些理论的毫不顾忌的实行，无疑也扩大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名声。

生于巴黎一个资产者家庭的波伏瓦，六岁曾进过教会学校，中学毕业后入大学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29年通过哲学教师的就业考试后，先后在马赛、鲁昂、巴黎的中学任教，1945年转为职业作家。就在那次考试中，她认识了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来参加考试、日后因首创法国存在主义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8—1980)，从而开始了两人感情上和学术上长达五十年的共同生活。

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感情关系，不但在文学史上最令人惊感的，即使在人类社会史上，也算得上是最奇特的。

自从两人结成爱情之日起，萨特和波伏瓦就订下了契约式的协议。他们一致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必需的”，但是他们也还